

历史钩沉

凉亭旧事

裘英敦

凉亭,在青少年中已逐渐成为生僻的名词。因为目前存留的凉亭已寥寥无几,而在交通闭塞,没有公路、没有汽车的那个年代,人们走亲访友或往外地赶集,均靠手拉车拉货或徒步行走,为了方便行人驻足休息或躲雨避风,我们的先人建造了许多凉亭。

凉亭一般有四根或六根约二米长的石柱,以等距离方式固定在地面上,然后用枫树或松树作为横梁将其连接起来,再在上面建造木结构屋顶,钉上椽子,铺上竹皮,盖上瓦片,亭子内有供人就坐的凳子,四周无遮拦,全开放式,出入方便。

凉亭按地理位置可分为渡口凉亭和田畝凉亭两种。渡口凉亭设在河道渡口岸,而田畝凉亭大多设置在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道路旁,特别是陡长的山路岭巅。譬如,我家裘村镇离鄞州区横溪镇约15公里,旧时家乡的山货土产是要拿去横溪卖的,这样就必须肩挑或靠手拉车运输。由于劳动强度大,流汗多,每隔几公里能有一个休息的地方供行人喘喘气歇歇脚,养精蓄锐,实为幸事。所以这一路上凉亭较多,我曾粗略统计过,这段从裘村到横溪的路上至少有“道成岭凉亭”“盘松凉亭”“咸水坑凉亭”等七个凉亭。

我年轻时曾多次用手拉车拉

货,所以对凉亭的感情颇深,印象也深刻。记得大多数凉亭备有茶水,供水者多为附近村落的善男信女或热心肠的老婆婆。他们默默无闻,乐意为过往行人做好事,不图名利。而且茶水往往由薄荷、“臭花”(土名)草等植物熬煮,所以爽口清凉又可避暑。而盛茶的容器称“石缸”,由一方块材质较好的大石凿成。至于石缸中舀水的工具是用毛竹制成的,约长12-13厘米的小竹筒,竹筒上穿两个小孔,用锋利的竹子梢嵌入两头,留出可以握手的部位,俗称“竹管筒”。取材方便,工艺简单且不易碎、易丢,大大方便了路人取用茶水。凉亭木柱上有时还会刻上对联,“躲

风避雨好场所,喝茶休息真福地”“春夏秋冬迎候过往商贾,东南西北接纳四方游客”。写得惟妙惟肖又接地气。

几十年前的往事还历历在目,但时过境迁。古凉亭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,已近乎淘汰,有的因年久失修而自然倒塌,有的因公路拓宽予以拆除,幸存的已为数不多。现在凉亭只能作为历史旧物来看待,但我仍对它深情难忘,因为凉亭在当时确实为劳苦大众提供了许多便利之处,同时也见证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特别彰显我们民族勤劳朴实、行善积德、乐于奉献的风貌。

我爱家乡,我爱家乡的古凉亭!

家乡旧事

路

周明强

我的故乡坝桥村是奉化江畔的一个边缘小村,清一色周姓,除十多户以撑船运输为营生的船帮和渔民外,其余均为农户。村子唯一有名的是一座单孔石拱桥——灞桥,已被列为宁波地区的古名桥。

我走着家乡的路长大,后参加工作外,踏着回家乡的路老去,岁岁年年从未间断过。时光荏苒,如今我已是80多岁高龄的人了,但每次踏上归家的路,总感到舒心暖心,因为那里仍然住着我的老母亲。母亲今年105岁,思路敏捷,生活尚能自理,但人过百岁毕竟到了生命的极限,所以我和弟妹们经常回家看望,以免日后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。

解放初的家乡与其他村庄一样,交通十分不便,村与村相连的多是高低不平且狭窄的石板路,这在当时还算是高级的大路,其余的路则全是黄泥路,雨天路滑难走。因为濒临奉化江,水上交通便成为小村与外界联系的主要交通线,当时有客货两运航船往来宁奉,沿途都会停靠。航船是两头尖的乌篷船,用两支橹摇,人在岸上拉纤前行,到宁波要四个多小时。家乡距离宁波有50多里地,大家为了省钱一般选择步行,我在宁波读中学时,就是步行来回的。从家乡出发途经茅山,沿着长河塘到达翻石渡,然后摆渡进入社社,再经石阡、段塘到达宁波,这条路几近直线距离,路上行人很多,这是一条平坦又宽阔的石板路,比我家乡的石板路高级多了。来回的路中,最麻烦的是翻石渡摆渡,很耗时,有时到渡口,船刚离岸,就得等下一渡了。有一次我出发迟了,赶到翻石渡时船已停航,船老大回家吃饭了,急得我直哭。好在在渡口乘凉的好心大叔大婶帮我一起去摆渡的大叔,摆渡大叔的家就住渡口旁,听我诉说,二话没说放下碗筷,立刻起身帮我渡江。他说他的侄儿也在宁波读书,读书人不能耽误功课。摆渡大叔朴实的言行,我一直记在

心里至今难忘。整个中学时期,我唯一一次乘车是1954年春节假期去黄岩外公家。早晨步行去县城乘班车,那时的汽车是木炭车,用固定在汽车车厢上的炉子烧木炭,开车前摇风生火借助所产生的煤气大约跑20公里左右以后,需掏出炉灰再把木炭放进去运行,这是使用汽油车之前把一氧化碳作为燃料产生动力的装置。那时车去黄岩要翻山越岭,那次车到半山腰爬不动了,大家下车推着汽车过山岭,5个多小时后才到黄岩。前几年我去厦门旅游,动车途经黄岩不过一个小时,坐得舒舒服服,没有丝毫颠簸之感。有一次我乘儿子车去黄岩,全线隧道贯通,再也不用翻山越岭了,去黄岩的班车也改用大巴,过去的老爷车进入了博物馆。

工作后,母亲仍住在老家与小妹为邻,虽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家乡还没有通车,但我有了自行车,路也变成了机耕路,从宁波出发沿着鄞奉公路,经横涨、方桥到家,比步行方便了很多。不过那时鄞奉公路是砂石路面,顶风而上的滋味也不好受。现在乡村小路都改成了水泥路,公交村村通车,我再也不需要这么辛苦骑车回家了。有了方便的公交村村工程,忽然我又开始怀旧起来,那时的路,那时的乡村和田野,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,已经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纵横交错的公路所替代,看到这些变化,心中欢喜之余,似乎还有点对过往的怀念和留恋。

如今故乡小村村条条道路浇上了水泥路,村里绿树成荫,新建的小楼错落有致。奉化江两岸,五水共治工程实施以来,两岸景色美不胜收,成了休闲的好去处。美丽乡村建设已深入人心,村里的年轻人办起了工厂,再也不用为了生计出门漂泊赚钱养家了。村里的老人闲之余,在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也是自得其乐。

展望未来,故乡正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着……

奉邑风情

马龙坑行记

任松岳

前不久的一天,女儿带着我和老伴去了一趟马龙坑。车子一路行进,盘山绕溪上杜岭,有杜岭庙一座。杜岭庙是袁家岙村庙,杜岭似一道天然关隘,镇住庙口了,岭上至岭下落差约有二十余米。庙内有人看守,庙后有一座水库,修于上世纪七十年代,同时也建有水电站,水流清澈,景色优美,真是“天光云影映碧水,白鹭孤鹭双飞鸣”。

袁家岙村离庙有二里路程,村口有座百年廊桥,过去桥上有店铺,是村里比较热闹的地方。桥向东方向二里处,有个登岱寺,过去有人居住,据记载建于唐咸通五年,到元明时期常有文人墨客到此游山吟诗,是疗养休闲之地。寺前有一条古道叫九湾十八洞,通向大雷山到徐马驿站,如今已经败竹徒长,荒草漫生。

袁家岙整个村子就在狭窄的山溪边,从村头到村尾约有三里长,村人过去靠毛竹及竹笋生活,也搞些竹制品副业,是个靠山吃山的小山村。以前村里有所小学校,但只有一位老师,一幢中西式木结构教学楼,四五间平房,有一个约二亩地的操场,周边还种有法国梧桐。

那一年,村里来了解放军和土改工作组的同志,帮助村里成立农协,开展土地改革,在学校里办农民补习班,教农民读书识字唱歌。教育青年们跳舞、扭秧歌、打花棍、踩高跷等。男女青年积极参加各项活动,每个人都意气奋发,激情澎湃。如今村里大多数人外出打工赚钱,多数人在外地买房,有的甚至将户口也迁了出去,告别了这个小山村,村子逐渐缩小。

在村里有一排二楼木结构楼

房,廊檐下挂着红灯笼,房内打扫得干干净净,那是有人搞的民宿。因为村里环境优美,水质晶莹,空气清新,所以民宿生意不错,成了休闲度假最宜之地。

沿着马路再往上就到了马龙坑岭,岭口屹立着一座牌楼,很有气势,悬挂着的一块匾上书写有“周济潭”三字。过牌楼,上石桥,顺石阶而上,途中有亭子供人小憩,绿竹苍翠,登山阶五百余步便到赫赫有名的灵显庙,现存殿宇五间,西边另有一间财神殿,神像威仪,幡篇飘然。过山门西行顺石阶而下,闻水声如洪钟,下势陡峭,石阶以“之”字型铺设,边上装有护栏,路灯,沿着护栏下百余步就是周济潭,潭在悬崖峭壁之中,有十几平方米大,上流有一股激流在离潭高六七米处奔涌而下。潭底旁有个洞穴若隐若现,传说可通东海龙宫,潭水深约有两米,波光滢滢,清澈见底,甘凉沁润。泉水如白龙般在潭内旋涡一圈,以威猛之势再度冲下百米高的悬崖,只见水珠飞溅,声似金石铿锵,真是无限风光在险峰。

回到庙里空荡无人,夕阳依旧,寒馨满空林。老伴和女儿陪我休息了一会,我不无感慨地对老伴说:这么好社会,要是再年轻二十年该多幸福。老伴答:现在也不晚,还有点尾巴可抓,只要身体好,才是最重要。

在回来的路上,一路揣思着,把马龙坑改造成旅游景点该有多好啊!人们可以从滕头景区参观后,一路继续观萧王庙古迹,看汪家村的蝴蝶塔,再来袁家岙体验竹笋的乐趣,赏马龙坑古庙,观周济潭瀑泉峥嵘风光,尝一下清凉的泉水……

生活七彩

我家有了新成员

方萍飞

前段时间搬迁新居,家里添了一个忠实可靠的新成员——一台智能扫地机器人。

这位能干的机器人进了家门后,真帮我解决了大部分家务劳动,本来打扫地面是家务中最辛苦的,现在我只需一按按钮,它

就开始按照指令,顺着预先设置好的程序开始清扫,餐桌下、座椅下、床铺下,它会转弯抹角地打扫干净。如果有地方不想让它进,只要关上们就可以了。所有房间清扫完后,只需半个小时左右,清扫完毕还会发声自动提示,并带着完成任务后的轻松样子,由原路返回到它自己

的家——充电桩前,那一扭一扭地靠上充电桩的动作憨态可掬,引人发笑。

看扫地机器人那优雅的动作,坐在一旁的我心情很是轻松愉悦,不免联想翩翩,原先的辛苦活现在成了一种很好的享受,生活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的老百姓是真的很幸

福,国家富强了,老百姓的福利收入也多了,老人的退休工资每年增加,使我们有了享受现代化、智能化高档产品的能力和条件,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方便了,我从心里体会到了有了国才有家的深刻含义。

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富强,人民越来越幸福!

我的故事

乌竹林的幸福

王海波

乌笋干炖猪肉,前几天餐桌上又见家族传统菜,情思所牵,向记忆深处延伸——依稀又见故乡老屋后面的那一小片乌竹林……

说那片乌竹林小,是因为从我有记忆起,历经几代它始终被控制在原来所拥有的那一间屋面地儿,无论岁月怎么匆匆,乌竹林依旧,它们几十年不变,生生不息地为后人奉献着一片青绿,一份鲜美。

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承载的是苏大士的超凡脱俗。为生计奔波的一介老农在自家的屋后栽种这样一小片乌竹林,自然只是“无心插柳成荫”的一次偶遇,随缘自在罢了,真要觅其缘由,那可能就是因为乌笋的味道较其他种类的竹笋要更好些,在家人的下饭菜里可以多增一份鲜美而已。

我的老家在偏远的山区,虽

然现在已是公交直达,村民也是衣食无忧,但在几十年前的过去,日子同样清苦,餐桌上的下饭菜都是地里种的,山上挖的,即使偶尔有肉有鱼,那肉也只是自家养了一年的猪卖了时,被杀后剩下零碎;那鱼也只是在溪水中,想方设法捉回来的战利品。因此一到乌笋生发的季节,一临做饭时,奶奶就会拉着我去乌竹林里找乌笋。我人小,找不到乌笋,有时即使把自己的小脚丫踢着了,还浑然不知,此时奶奶就会笑着对我说:“这叫‘笋花眼’,是乌笋在与囡囡捉迷藏呢!”因此平凡的乌笋在小小的我心中蒙上了浓浓的神秘色彩,一旦发现,就会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起来。

乌笋并不多,即使如此,奶奶也绝不会一次性消费了,只挑出几株来,切成细细的丝均匀地铺在一大碗咸菜上放在蒸架上蒸,余下的笋剥壳洗净,整株围放在大碗旁,下面的饭烧熟了,蒸在上面的咸菜和笋

自然也熟了。每每此时,我望着四周冒着热气的锅盖,闻着饭香中萦绕的笋的清香,总会生出一嘴的口水来。奶奶就会过来安慰我:“囡囡乖,等爷爷回来就开饭,吃笋丝!”我闻言后便会乖巧地搬上一把小板凳坐在屋檐下,期盼爷爷回家。一旦发现爷爷的身影,就会欢呼雀跃,一边跑进屋向奶奶报喜,一边积极地擦桌子放碗筷,只等开饭……爷爷坐定后,铺有乌笋丝的咸菜也上桌了,舀一勺带两小段乌笋丝汤,嘘几下,入口细嚼慢咽,那叫一个鲜!整株乌笋被奶奶拿去晒成干,备着用来招待客人,但一年中也有一次的破例,那就是杀猪那天的晚餐,奶奶会端上一大碗乌笋干炖猪肉,让全家人享用。

乌竹林的幸福远不只这些。竹林是鸡的乐园,养鸡生蛋是最好的,虽然积聚起来的蛋大多在亲人间礼尚往来中被奶奶送掉了,但一些特殊的日子,如家人中谁的生日到了,

谁的身体需要补充营养了,奶奶就会拌上葱炒上两个蛋给我们。

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,我的童年几乎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,与这片乌竹林结下了很深的感情。冬天摇一下竹竿,抖落一整片雪花,冷丝丝地钻入脖子给人一个激灵;秋天,踩在一地的竹叶上,透过枝叶仰望天空,没有了原有的空旷,却平白多了一份悠远和神迷;夏天晚饭后,爷爷奶奶时常带我去乌竹林边乘凉,爷爷会熏一把艾草,然后躺在一把竹躺椅上,抽一杆老烟,享受一天中难得的清闲,奶奶会摇着蒲扇坐在竹椅上给我讲故事,芦衣顺母、卖狗嫁女……直到我酣然入眠。

几十年过去了,世事多变,爷爷奶奶已相继离开了我,乌笋干炖猪肉也演绎成了我们家族的传统菜,但再也感觉不到当年的那种鲜香了,记忆里的个个滋味永远烙在心底,成为我灵魂深处最温暖的依恋……

海港恋曲 王瑛 摄

